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

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序

祝氏族譜序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詩始關睢春秋起隱公皆有所本祖稍因而定之未嘗有所增益也故孔子之經歷百世而莫能廢迨司馬遷作史記務博而好奇於孔子所不敢道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𠌫而去闕疑之意遠矣族之有譜為尊祖敬宗而設稍參以僞則誣先世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暖水祝

氏自太僕孟獻始有譜至今凡幾修矣余友無功去符卿之二年自家攜來金陵就余相商榷既成乃屬余爲序竊攷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漢祝睦爲融苗裔見於古碑此以號爲氏一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郎今祝阿祝丘是也此以國爲氏二也乃若祝史之後而氏以官叱盧之夷而變於夏星列棊布不可勝原獨子孫蔓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聃衛之鮀

晉之簡下及漢唐九眞守良系臨湘司徒恬系守
山益州從事龜系南鄭而江山之尚丘始平之緒
紛然四出轉徙無定承傳之盛衰無時無之必欲
絲牽繩聯强所不知以爲飾抑已鑿已無功以其
戾於闕疑之義乃盡詘之一自南唐銀青大夫始
曰吾知其遷於暖水者而已自漢及今纍纍傳紀
中不敢傳也曰吾知譜暖水之祀而已曰世系曰
居第曰丘墓曰誥勅無不畢載而自德與他徙者
附具焉凡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何其確也

古稱氏族者率出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本左氏春秋左氏言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官以邑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至三十二類雜亂而難明况地同而叙人冒而奪者之衆乎無功獨謹於此其卓識有過人者蓋無功與其從祖南山公以講學名於時先後起甲乙科蔚然為衣冠之望宗不獨顯於鄉邑而已夫賢者以其微顯而不賢者以其顯微學者讀斯譜而見賢者之能貴族也其知所以自力也夫

延陵吳氏通譜序

自宗法廢而氏族之學微於是系錄紛紜人競所習故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高下異矣而爲古法之遺一也古之命氏或以國或以郡或以鄉或以官而惟以國氏者爲最貴以國氏者唐虞夏商有二周有五秦有三陳有四惟延陵之吳自周封仲雍之後始子孫雖散居四方絕無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以奸於其間是又最初而獨貴者也漢唐名賢著錄史策者不

可勝言至乾符中守德繇蜀徙臨川寔爲始遷之
祖嗣後仲若倫從游朱陸二大儒切劘理學至
國朝康齋疎山兩公益起而光大之不獨以科名
宦業著稱而已康齋父司業公洪熈初業爲譜系
至是觀察念虛公乃大修葺之曰世系曰祠宇曰
丘墓祀田曰祖德曰選舉曰人物曰　恩綸曰秇
文曰内行曰通衍總二十卷自唐以來上下千載
聯絡數郡而吴之文獻備矣以余辱交甚久稔知
世德使來俾爲序余惟譜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

尊祖僞則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觀於此編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世代而無疑綴之昏烟而有別卽善言譜者莫加焉雖傳自襄王其遠而無攷者率所不載獨取其有據者錄之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讀者心開目明知蔚爲衣冠之望宗無疑矣夫世之士大夫莫不思奮於事功然未有不敦族而能及遠不知學而能敦族者也觀察公敭歷中外以治行聞而復與符卿繼疎公講明正學競爽於章山汝水間今見於譜者𦶜渙合離

油然有忠厚之風非深於學者不能也夫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衆善皆可參焉以此建功竪業視夫無本而易匱者爲何如哉余故特及之令吳氏之族聞而共勉焉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沈君孟威載其先順貞先生　制詞并祀鄉賢諸公移而搢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

也蓋　聖書之畧曰窮經學古蹈準履繩家實郝
莫夜之金至孝切終身之慕稱先生之爲人宛然
如見而跡其事者鄉長老嘆曰何　天子深居九
閽而知先生若是也其少者嘆曰吾不圖先生乃
若此賢也都人士一日相與講頌論說盈於道路
有司采其語聞於學使者而祀之瞽宗先生之逝
於是五十年往矣當學使者下其檄郡邑若士民
其於先生行誼蓋纚纚言之而薦紳大夫又交述
之乃卒無踰於　制詞外者余於是益信　王言

之大已夫鄉人之所慕說先生謂一時無兩而綜其實其端謹詳雅卒然覩之而知其爲君子長者其介特廉靖卒以千金委之而不能使之動其孝愛懇惻卽水可熱火可寒而不能使之改在先生以謂學者之視身當如是耳然修之闤闠之中而姓名徹於　九重行於耳目之近而尸祝延於百世者惟其誠也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足以泐石誠與不誠致相遠如此先生種學績行日淬厲不輟而卒賫志以歿鑣表而無年孰不

惜之卒也有賢子讀其遺書當太平之用而成其所未竟且舉不可徼之　王言與祀典而兼得之如探契而取責無不讎者然則人之爲善可謂天道遠而不自力哉昔晉人以藍田之晚舉謂人不可無年而右軍過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根而有子爲可慰也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伸於父子間者以爲來世勸云

刻晉遊草序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諷可達出則悌入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於謹沈休文之冶也而悖於典徐庾之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而卒於王儉任昉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袛謁宗廟如鳴鑾衡一遵塗轍不斂而自約不法而皆法故足術也近世作者不循其本而獨詞之知刺譏憤懟怨而多怒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羡無歸奚關理道讀者

於其肺肝底裏可望而知之不待詞之畢矣余友
劉瀛海氏一日出其吾遊草示余前是君方少年
筮仕軼羣邁往才具獨出煙波萬頃納之胷次風
雲變態接於耳目名章雋語往往而是然氣溫而
語恬體馴而調飭於文中子之言適有合焉豈其
摩淬鍛鍊日積月累而致然歟抑其得之天者異
歟君爲李官行誼治蹟遠邇信服會大帥恃其黨
援恣睢於上有所不樂輒授意於李而文致之君
挺然一無所徇其邅迴而不進累進而輒止以此

頃歇歷二十年忌者已去而君之直道天下莫不聞乃猶詘爲南起曹君無幾微見於言面譬之豫章生於巉巖嵌空欲透復縮而終不以礙其干霄排雲之勢余然後知君之爲人卓然與儉若勁相上下而詞章小道不足以槩君也余知君稔因敘此編而略及之以信文中子之說嗣是君進用益大爲詩日益多當更論次以傳此特爲前茅云耳

使楚集序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

壯以勞之其還報也采詩以獻於朝而太史錄其時世以備勸戒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詩之用也自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世降而詩敎亡文中子嘗三嘆於斯矣晚近世倉唐李彪之奉使猶有古之遺意余友沈君孟威殆其人非耶孟威以名進士爲右諫議聲實四達鬱彼士林東臺載筆夙推顧問之儒南服驅車光被咨諏之命於是文

茵暢轂嘽嘽皇皇遵彭蠡升匡山遡鄂江終參嶺上接寧城之英達旁察閭閻之疾苦冥探古蹟博覽名區耳目之所摻羅包乎羣類胷懷之所囊括奚啻千里峴山故事感羊叔以興言梁甫遺墟懷卧龍而可作是時也以謂草土風悉民隱莫近於詩故輶軒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旣奏沂詠互發蒼巖佐其鋒鍔清商激於金石渢渢乎可以備詩史可以陳王風於戲盛巳夫皇華咨詢朝寄之重丘壑游衍幽尋之適揺諸詩章實兼二美相如作賦

覺含毫之轉遲玄晏序篇輒當仁而不讓微獨俾
壯遊之有紀亦以明王制之尚存云爾

三秀亭詩草序

滇南唐君廷俊以詩名一時篇什出人爭傳之是
歲長公郡丞楙德過金陵持其三秀亭草問序於
余夫詩出於樂一以聲為主孔子論關雎無淫與
傷而於鄭聲則直斥之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
也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毛韓諸家於蟲魚
鳥獸之細竭力以爭而至其音節未嘗過而問焉

逮宋人競以意見相高古之審聲以知治者幾於絶矣余嘗論宋詩主義於性離唐詩主調於性近蓋以此也君爲詩取材效法非選則唐雖春容寂寥賦詠不一於古之聲調悉與懸合譬之型範既正金錫不耗一脫於硎輒與干將肖也豈不宜哉觀其意在泬漻之表天機開闔自我而得者蓋多有之若夫置涂立木幸其或至縮縮而求循者非君志也蓋君積好在心久而能化見萬象之橫於前者纍纍而出直托之詩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

技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稱詩者孫宜黄省曾
及君三人㝡著君語性命如勉之譚經濟如仲可
差可相上下然勉之一見文成幡然有少作之悔
與仲可皆壯而自廢不難與世絕以彼離文字求
解脱視巖廊爲桎梏猶遼見也君自舉首以來文
學新新不窮其潤色國猷黼黻大業之意方進而
未已豈其味道飡風精思出要羊鹿小機有不得
而錮之然乎余葢杓之人也而惡足以明之

重暉堂集序

檇李屠君德胤所爲詩若文業行於世矣至是又裒其近作名重暉堂集者以遺余而命序之余惟弘治正德間耆古閎雅之士彬彬代作顯且盛矣奪驪龍之珠而完趙氏之璧人人自以爲無與讓崢嶸山斗之氣歷百餘年斡之不少衰不謂非其力也顧沿習之久弊亦滋焉剽奪摹擬而本眞弗存苟馳夸飾嚮聲鈞世欲其闡名理而關經濟豈不難哉夫擬弓而求羿不如引臂而彀率循鑑而捫形莫如内照於靈府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

保諭德兩公之業淪染既深該涉復廣理洞而辭
暢學足而機流是以形之篇什味之則甘腴拔之
則綺繡譬之水深而漪動木茂而陰繁無足疑者
乃若請命代母立訓尊師教家則孝則女箴之畢
具攷古則談經論史之旨覈以至救災防胡褒忠
表烈亹亹言之靡不中窾足令軃緩妸耍者振其
靡而蹈仁履義者特以立則豈徒言而巳哉君挾
材甚奇遇合未偶余以謂士患無材耳馳千里者
必騏驥棟明堂者歸杞梓在物尚爾人其舍諸然

學者得是集而讀之亦以見君脩才偉器氣决動雲霄而持論如風雨有霈然不可禦者矣

秦淮卧雪卷序

陳天樞家秦淮上一室之中圖書木石左右映發如高人隱者之居也天樞將家子然介特自重慨然慕袁邵公之爲人顏其齋曰卧雪一時從遊者多名人輒爲之記若傳若詩類如高其爲且慫慂之者天樞把玩不置謀梓之以傳而問序於余嗟乎余則何以相天樞哉天樞世韜鈐之業乃脫去

舊習追古悲邑遐者而與之遊可謂賢矣而余與家
其不類夫邵公方飼芝之清聲棲素雲根故可以著
門偃仰自全其高天樞世受國恩為駙尉即今方
內雖寧而嶺西反覆嶺東西未釋兵也丈夫生世
當鞭笞四裔勳功彝鼎即不然猶思秉一障怒馬
出一當單于顧縮寐於窮檐枯槁之流枕藉乎荒
寒幽絕之境而濇然盡一息於林賛余固知天樞
之有不樂也豈其落落儔伍中無以自異而託之
以為高歟抑憤知己之不逢而姑有所待者歟不

然天樞當酒酣氣振鋒鍔時露固恢奇可喜人也而徒高臥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於四隅約結委頓而不得一騁何爲者耶余攷邵公秉時自奮論邊事與車騎相折難至噫嗚流涕感動朝廷史評其引義雅正矯然王臣之烈此固非抱膝窮廬甘爲巖呰之規者所能辦也語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討天樞意或出此余懼天樞狃於諸文士之言而爲斯齋之所誘也序以問之

江月軒集序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為石民部天城
而作也民部哀而成集屬余序之民部世黔中人
大父朝列公宣三德以代工歷四方而懷德是惟
邦彥抑曰人宗嘗解組而歸選勝以處由是江月
軒者隱隱然標於南服矣廊宇重複山川映帶竹
樹在汀洲之外煙霞棲梁棟之間滄江澄碧脊雕
楹而不去素月流天散清輝而成彩此固門內之
奇賞域中之樂事矣民部以童烏而與玄文擬康
樂之詠祖德率繇豐鎬依依堂構之懷結綬版曹

疊疊田園之樂於是縉紳舊德逢掖名儒爲之點綴昔遊宣之篇什揄揚勝景寄於毫端遂使雲物不移朝夕在望大隱朝市無妨簪組之遊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兩鄉風月宛乎相接萬里江山如在指掌非高談軼於非馬壯思溢乎雕蟲孰能與於此乎覩琳瑯之觸目何莫賦詩愧糠粃之在前湯裁序引詎忝上駟聊作前茅云爾

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自道其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

乎自然悼逝傷離本之襟度蓋悲喜在內嘯歌以宣非强而自鳴也以故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言矣豈可謂琵愈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柷圉而輒差等之哉古賢豪者流隱顯殊致必欲洩千年之靈氣物一家之輿言錯綜雅頌出入古今光不滅之名揚未顯之蘊乃其志也倘如世論於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於宋又執李杜而繩蘇黃植木索塗縮縮焉循而無

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曆之强魄也金陵故文獻之淵藪以詩名者代不乏人即文學茂才在所有之以余所知如金子有之高古盛仲交之淵博以及子坤伯年世擅其長近日周吉甫陳延之顧孝直陳藎卿葉循甫諸人彬彬盛矣李君象先最晚出而相爲方駕大都如李之郁桃之夭蘭之芳菊之秀人有其美咸自名家余謂能道所欲言則一而已頃象先裒先後詩草名竹浪齋集示余象先質雋而功深詞義茂美所交多一時

名士凡棲霞燕磯西湖虎丘諸名勝處湍流瀆薄
陽崖回抱緑莎盈尺羣花盛開輙藉草而坐嘯詠
彌日油油然不能舍去故所得之多至於如此象
先年方甚盛詩已可傳極他日之所至窮高詣微
當於古人中求之豈獨與流輩相雄長而已哉詩
凡若干卷余得而敘之藏於其家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自　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幄
積官至少傅吏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之地垂四

十年是時　上虛心負扆委事大臣而公奉魚水之歡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爲　上開說中閒彌縫其將闕綢繆於未雨若未易指數大氐於講授發之未以書傳也公旣不欲語人人亦少有知者晩節　上冊儲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四五上力以去就爭之

上憤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能無動亡何

國本定而姦謀沮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忠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

如地負海涵渾渾浩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險躁之
人驟而即之若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而考其大
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微公不足以當之
以彼一節自耀如爝火然皆公之棄餘淺之爲丈
夫者耳何足道哉始公謚未定門人輩計節惠所
宜少宰朱公曰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人所
未知也當江陵相奪情舁者蟻附高者鷙擊公悉
不爲弟潛往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喪請留病請
禱勢燄所敺如風偃草獨詞林不與徒以公在耳

意易名莫文毅宜議上　御筆定為文穆嗟乎

上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秇

之指要蓋温厚爾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

類也今殁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重

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業文章率體乎

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以名

公況其言乎詩文如干篇子立言彙為三十卷門

人某校而序於簡端

文壇列俎序

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
者也文而一端則鼓舞不足以盡神而言將有時
而窮易有之物相雜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
窮之用出焉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說羣天下而
宗之子瞻譏爲黄茅白葦瀰望如一斯亦不足貴
已近代李氏倡爲古文學者靡然從之不得其意
而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擯爲非文噫何其狹
也譬之富人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
三臡七葅切如纖集彙如霧雜而又壓杜隰黍嘉

魴美蚶魏國之杏巨墅之菱衡曲之黃棃汶垂之蒼栗三雅百味疊隊而遁進乃有窶人子者得一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新安汪昌朝氏幼而績學讀書之暇纂集是編自經翼以逮詩槪凡爲十卷君之言曰途有殊而一致學雖博而歸約以故冥搜經子掊摭玄釋裒達人之短章采英儒之鴻撰漢宋畢收古今咸載斯亦六穀九鼎千珍百葉總而爲賔筵之獻也擅文苑之大觀極詞人之巨麗名曰列俎詎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

作述詹曰無如子曰人鏡陽秋創述區分皆行於
世而此編為尤要云

師資論統序

柱下史有言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惡異矣而學者之法誡在焉自秦燔書圖籍散
軼漢興遺文古事畢集太史公父子相續纂職成
一代不刊之書自是為史者二十家皆因其例班
班可攷矣晉陵周繽庵公登第官南計部非久輒
自免歸居恒唯以讀書攷古為事嘗輯昔人評史

之言爲一編而冡君若齋公復廣之至百卷目曰
師資論統至是秘書君治隆持以示余曰此不佞
世業子其序而傳之余讀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史
譬之獄也先哲之評言人人殊所以讞獄也周禮
鄉士遂士訝士辨罪小大而上之朝司刑司剌乃
上之司寇達於王而復命三公參聽之其謹如此
况古之行事非參衆論而覈其本末則是非得失
興壞理亂尚未識其大歸而何以定褒貶予奪之
所在史之論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

自炎漢迨今六執百家詞人墨客之語靡不采擷於忠佞姦良情偽幽隱興衰善敗之理馳騁上下犂然可覩大氐端其好尚明於任使賞罰有所不忒讒衺有所不殺則爲治徵恣於嗜欲忽其禍患黨與成而不察大柄移而不知則爲亂徵興亡之端有如影響而一時爭奪詐偽作姦疾善之人雖幸免於身而卒無所逃於斧鉞嗚呼嚴矣公之能自致如此而乃不獲竟其用以効以彼寡學而居禁近侍從之列冒論思耳目之任覩於是而低回

感慨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餒且病爲可羞也余閔俗媮薄積學待用之道缺乃不揆而爲之序續庵公名山字子仁嘉靖戊戌進士若齋公名良金字汝礪以明經任鴻臚寺丞父子間自相師友與司馬氏世其史學者何異治隆曩與余同館閣之遊今巖居著書方未艾云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爲道器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

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往往為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即為道溺
於數則道亦為器顧人所心契謂何耳宋人好談
理而寓簡筆談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精研博
攷不遺餘力此何以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
通奇篇奥帙靡弗采擷少遊明德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為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
不問遺經稗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
合叢殘小語作為短書資談柄而已此於子產萇

弘者流固所勿論卽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句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撝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京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

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
嘗會解學士於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
率目為狂生獨少宰蹇庸大器之特薦於朝　高
皇帝曰朕知之久矣俟老其才而用之顧卒為忌
者所擯授瓊山教諭以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
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大行稱海南夫子云踰
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　高皇帝嘉納下
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為寢閣亡何先生亦下世矣
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漢以來所未有

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本楊生君眖
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固九流之
津涉六埶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
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甚矣
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其
義良可歎也此編自班楊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
不旁采而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
集長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奧文奇字猶
髣髴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詁經訂史糾謬砭

俗皆必有藉焉惡能廢諸君旣童年而知學志不後人觀其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其意而爲序之如此

琴瑟合奏譜序

古之君子養德與身其具必備與鳴和鸞步有佩玉燕居肄雅頌非其故琴瑟不去於前也逮古樂放失獨琴爲不廢而與瑟並奏則未之聞焉旣翕之音幾如巳萬曆巳酉時維初夏參岳何公敞軒䑓會賓客觴詠迭陳笑語甫輟新安潘子偕其友

生以琴瑟進音諧節應澄清撫綏聽之者雝雝怡怡不知操者爲兩人樂之爲二器也聲動人靜樂酣酒醒和氣盈座清風襲人雖所閒在几席之間而希夷恬曠怳然遊於太古之上矣二三子甚樂之乃屬潘子譜之而委不佞序以傳焉余觀李贊皇論樂之有琴瑟也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蓋八音之中觭有所重如此君子思斂其流放復於平和而成就古之道德必始於此焉决矣潘君能留意於世所

不講而神解心悟以與古審音者同稱亦可謂有志者也

墨寶齋集驗方序

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爲謫居避咎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畜積於中譬之源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爲有爲而爲不亦陋乎歲戊申陽侯爲裁舟行於塗蛙產乎竈人不聊生甚矣新安鄭夢圃氏僑居金陵捐槖中裝振之已疫厲流行民益大困爲延良醫數人

訊疾調藥實之通衢賴以全活者不可指數尋念
窮鄉僻塢苦於無醫者往往有之因出所藏集驗
方若干卷梓之以行余嘉其爲仁人之用心也輒
取余所有者盡畀之俾並以傳焉夫善爲醫者必
識病情識病旣眞故藥之所投應手而差後人不
能識病徒多其藥物以求中如獵不知兔廣絡原
野以幸一獲鮮能濟矣其或形證了了不必明者
乃能識之則又不守古方妄爲增損豈知古人製
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

不愼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用之毋以意更昔李廣自負其能行兵無部伍行陳程不識則不然斤斤尺寸亦以無害苟徼廣之才而惟意之循其敗必矣故吾非爲廣言也謂夫不能廣而姑爲程不識猶可以自全焉耳

華嚴新論序

華嚴新論四十卷李長者通玄所著長者唐之宗子須髯飄灑眉目如畫丹脣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徒跣而行開元七年至太原盂縣縣人

高仙奴異之館於齋中每旦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沉靜冲逸罕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佛堂側築土室以居危坐者十年一日囊經書出門中道一虎馴伏長者撫其背曰吾將著華嚴新論能爲擇一善地否即以經負其背而隨之虎至神福山土龕而止長者取囊實龕中虎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援毫之夜齒出白光以代燈燭時有二女容華絕麗以白巾幪首日爲長者汲泉炷香奉楮墨供淨饌每食

畢散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有六一日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是晚煙雲容布巖谷震蕩飛走之類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之則端坐逝矣嗚呼異哉南唐嘗寫論四十部并圖長者像頌之境內其書世不甚傳獨金陵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刻本趙大洲學士見而奇之屬五臺陸公梓於嘉興語人曰此性命之極談擬以衰殘身命供奉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遇學者輒以此告之蓋篤

好如此古本經論孤行原不相附大中歲釋志寧始以論合經如十翼參於卦繫左氏附於春秋鄭康成所云以省兩讀者良然顧非其舊耳新安潘景升氏研味經論亦既有年乃復取新論別爲剞劂余念決疑十明二論皆長者爲華嚴而作屬并梓之於是長者所著粲然還其舊觀學佛者之一快也嗟乎自心是毘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門自

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不離識情而現智
海即諸塵勞而證妙用大方廣體佛華嚴行當處
現前匪從言索善讀者於是當自得之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故太僕劉公少仕慈谿與廬江有惠政
兩邑尸而祝之且相與詠歌之纍纍盈卷帙矣公
子孝廉君東乃取公志狀銘表哀挽及請祀公移
並勒爲一編而名之曰崇德志不忘也余自歲戊
辰識君東京師投分甚深知余稔其世德也而見

屬爲序余謂君子有所樹無不徵諸人者顧徵諸
人亦難言矣自小民而上官則好尚異自郡邑而
京朝則中外異自郎署而禁近則尊嚴異得於此
或失於彼孚於上或拂於下欲其交口並頌相得
而益章也詎不難哉公於兩邑鞭笞不妄施故豪
強不敢有所騁於單赤無算器之餉以干閭閻則
聞者不敢投以殘璧居間之語絕於耳而竿牘絕
於目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丞
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遼畨之宜索下

而旁眤之假寄沓至而亡所程覈當事者率惕於雷霆而不敢少伸其喙公獨折衷今昔爲畫一以上

肅皇帝欣然著爲絜令公之才與識何如哉公從南野洞山二公遊學旣有聞故其表章慈湖風起來學絶非期會簿書之吏所能及當其久淹於倅相柄用之時而稍遷於時事清明之日識者方爲公歎而顧加指摘於其間亦不量之甚矣今去公且四十餘年兩邑祀公於名宦而吉郡若泰和復以鄉先生祀公謳吟思慕者同然歸之無異

詞至此而公論定已夫一娟疾者之口固不足以
勝愛公者之衆也一時之頌公不如思公於數十
年後之遠也昔朱仲卿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
九卿乃自謂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問其時官
嗇夫耳問其所及則佐令平賦訟耳以彼公卿大
夫而不如親民者之流惠深也則公之所得與世
孰多君東早謝公車屛居績學慨然慕陳新會鄧
盱江之爲人噫公於是爲有子矣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萬曆辛亥衡陽蔡君張公持二千石符來鎮中都

於茲三年矣而中都之士民吏卒自五州十三邑

之老稚感公之撫摩訓廸恐一旦遷去思相與狀

公事績請於朝冀加秩大觀察治戎斯地當是時

上下愜心人神歸德義聲所揚炳爲良臣可謂盛

已公自少種學績行不事嬉遊嘗以生民休戚爲

已之任凡所經涉四民士俗之業悉詢而究詳之

於其利病瞭如列肴嘗自矢曰願得小國寡民而

試之比於古之循吏足矣已丑舉進士授舒城令

仕進之初年少氣銳率以風裁自表見公獨陰求
民瘼而拊循之人所思者華貫清級公所求者吏
稱民安是以含光蘊德容貌若虛甘常調其如飴
惡趨競而遠避坐是迴翔中外者久之而上終不
能不知公也念中都　聖朝之鎬京畿輔之重地
特舉以畀公則用故所蘊畜見之施爲以寬恕爲
本以誠明爲用吏卒畏公之練達而不敢欺士民
銜公之惠澤而不忍倍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
政省三年而禮義與風俗備以故學校新而章服

有等句攝省而寇盜自清下逮橋梁驛傳毛簽纖
細靡不盡力經初逮終手爲目覩悉以如志子產
理鄭未及三年國人猶謗黄覇潁川前後八年政
乃就理以方於公所得孰多昔召伯甘棠之頌杜
詩南陽之謠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往籍班固序中
興名臣亦述龔黄等於將相余與公自己丑同門
友善今田廬丘墓在公部内蒙庇寔深重以别駕
周公之委敢以蕪語倡於簡端庶公之德業與荆
山泗水相爲亡窮固古之道也屬而和者並列右

方侯采風者觀焉

一代亨衢上如君逸步超海空摶鶴翼天路壓星杓大呂聲何遠元圭質匪雕　帝鄉深仗節村步仰鳴鑣鸞鳳方侔德鷹鸇耻自標士風回有漸民隱切無聊筆為平反熟燈緣總攀挑捫摩難自暇延接不辭勞畝稔三農入家傳五袴謠蒲鞭束高閣竹馬戲垂髫泗水波瀾闊荆山霧靄消仁風播蘭茝高價重瓊瑶谷鳥行遷木塲駒正食苗紫泥書欲下鼎鼐待君調

神交館集序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恒司寇寔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臺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爲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往往多獨會之語

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繇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爲畫餠而苐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爲致道之具於二先生胥與焉近日學者敢爲高論而或疎於彝倫甚爲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着巳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衆咻之時以其獨造

者信心而言不爲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
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
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
世業爲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續刻兩蘇經解序

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爲文章
既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
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繹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
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並耀於亡窮

而世或不行則有緜矣熙寧初荆國以經術得幸
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悉以新書從事不
合者罷絀之而兩蘇之學廢晚宋且目爲文人之
經而置之不省久矣頃制舉盛行古學崩壞士守
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而不知其他劉歆氏有言
學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蓋悲之也蜀桐柏顧公
持御史符來按豫章貞軌肅度靡廢弗舉閔多士
之蔽而思以導之乃刻經解以傳而委余爲序竊
謂　聖祖開天建學采古注疏與宋解並頒學宮

說之舛謬者嘗一二指摘以示羣臣觀所輯書傳
會選春秋本末未嘗顓主一家而士乃錮其聰明
不復能曲暢其理抑巳陋矣兩蘇以亞老聃從之
餘擺脫浮華洞見眞實故能括綜經旨浸漬聖奥
披體遺緒擴衍微嚮卽陰陽異體政教異術褒貶
異宜以彼獨契於心邀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
達瞭然若游於千古揭肝膽而行何其盛也當其
初謫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輩三十六人得其文
不以告皆罰金而兄弟連以貶黜其爲顚跌頓撼

去死無幾乃窮經著書從容自得直以俟諸百世而不惑非深於道者孰能之是時孟氏既殁周程之說未行也而得意忘言爽然四解往往漢唐諸儒所未及聞者余以爲斷斷乎非訓故家所能及也媿余寡昧不能發古人之藴姑述國制之無偏主與是書所以顯晦介學者精心求之其於侍御公表章先喆嘉與後學之意庶幾其無負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目錄

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

序

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

自世之逐末也君子矯以反本之論彼以為事之犄於理而器之下於道也夫當執器滯言之時有人焉能反而求之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内觀於未形之本其眡擬議矜綴似而非真多言繁稱勞而迷始者豈不遠甚也哉㪅且吐棄事物索之窈冥之鄉以為道二者之本末則必有分矣

總之聖人之所不與也翁侯周埜筮仕興化以令
高第徵爲秋官郎者五載居恒廉靜寡營有以自
足非意迫之而有不動囂然誘之而有不起不謂
無所得矣徐而察之其禔身應物嚴毅粹密未嘗
以爲猥細而務擺落之爲快侯之意豈不以器下
於道猶不如即器而道之爲至也事觕於理猶不
如即事而理之爲至也噫侯之於學深矣余覩世
儒依憑之勞摹倣之似既難以內愜於心若夫融
渾未臻以此合彼冀以諭人於精微而令其向道

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運動樞機反一無迹卒使三靈被德而不知蓋無末非本何末可逐無本非末何本可反此所稱一貫之宗也侯行矣出政發慮粹然一稟於道德令體用一原之學至侯而益顯庶幾二視吾學者其有所聞而自覺也哉諸君子與侯昆仲爲社相與祖侯江干而屬余言以導其行

贈郡伯愷東黃公考績序

論治者惟寬嚴兩端大都得於性之所近而甚者

或更相非也余以爲顧所施用謂何耳譬之治田蔓草不圖安用錢鎛而加之良苗則殘譬之理弦切響不聞不成音調而盡廢浮聲則絕持此以言治何莫不然太史公傳循吏以子產爲稱首嘗特謂爲鄭毋及問其政則鑄刑書抑強宗定疆辨分凜凜然飭其民之恐後彼謂非是無以行其惠耳嶺表黃公愷褎與余同舉進士積而至今官其貌恂恂然其口悛悛然如不能道詞其臨下也熏然慈仁之君子也窒邪竇墐私鏄不以秋毫煩其民

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輒
傾廩庚賑之不遺餘力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至臨
視學宮程其稅業造寺築塔諸可裨於士者即形
家者言亦所不廢公之愛人至矣乃其剔吏姦討
軍實則斬然如崖塹之難犯方饑者起而攘敓一
時大吏非獨不爲辟而加從吏焉公以謂亂不可
長亟擊之而民以大定荀卿氏有言仁者愛人故
惡人之害之也義者理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彼
急小譽而忘大體者如數錢之錙而任大烹鶩跖

之駕而馳峻坂以之方公奚啻霄壤故公惠洽於
烝庶而精感乎天地拜火火滅禱雨雨澍使劉昆
諒輔之事載於史策者於今親見之可謂盛已頃
歲冬公滿三載績將以其課最上於司功佘氏兩
孝廉荷公知遇爲深則屬余一言以贈余觀公持
養其氣度而絕去乎瑕累其本勝矣故推之於政
寬猛具宜而操縱在手豈與材局一隅而可以節
量者論哉　主上方選良二千石以次爲公卿公
行矣夫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

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
震撼擊撞之衝而勝遺大投艱之托其爲函牛之
鼎而實禁鬻薦禋祀以發聞馨香者必公也其爲
屈產之乘而過都歷塊令千里無留行者亦必公
也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漢設博士置弟子員屬所在二千石科察之自魏
晉以逮　國初率循漢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論
次行藝詔下求士謹察其可者以進正統中始設

憲臣董學事然歲僅一至而養士之政非守莫任
也頃獨徭賦獄訟之知而置士於不理譬之治家
者知問耕織而不知問讀也則亦非亢宗之術矣
嶺南謝公守和未期月耳諸政務斧斷節解業無
不迎刃而理於庠序宜未數數然乃諸士烝烝嚮
風惟恐後此何以故哉善治者躬行爲上條敎次
之儻厝置失宜則羣士解體何者州之編氓皆弟
子員之父老子弟也居恒屈首閭巷於上所厝施
卧起相聞豈必戶諭以眇論而後化以彼瓶公之

愛民若慈母之腹虺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廉如縞
脂之轂騶虞之肉自其性所不欲也里甲之冗費
吏胥之放橫負重者釋肩而咆哮者不敢出於柙
也父傳子語目擊耳聽以嚮若彼以今若此有不
心服而顧化者非夫矣況公以時按視學舍葺其
殘破膏油旣廩靡不豫給養士科條筬不具舉士
之於公如子之於父母不控而自察無欲而弗得
以此討多士而訓之令循理守正有如螟蠃螟蛉
旦轂而夕肖其何日之有公奏最將北征二三子

戀戀不能釋也奉博士王君啓中命徵言於余以綏其行余謂今之良吏必積久乃徵公之涖政也新即課最司功於遷擢尚有待也少宰楊公方秉黜陟之成其爲世得人意甚盛公之來也楊公實擇之有不久任公以慰邦人士者哉二三子毋務柅公之轍余知維仲之春公馬首且復東矣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粤地於中國畔服不常秦嘗出五軍開南粤卒不能就至　國朝虞周漢唐所不能

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臣出撫其地冀顓精爲捬循計顧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力聯五嶺而爲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罷而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　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南服尤勤因開府之缺　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授鉞而體勢尊賜履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余考馬伏波平女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震威武示禮法民遵其

敎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在民而獨犀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詘故王公翊韓公雍朱公英秦公紘劉公大夏王公守仁彬彬輩出豈非地雜夷獠姦宄恭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而爲亂不得不愼簡其人耳公爲人爽朗平直居恒從容簡易而遇事輒霆決斧斷不爲回變故人畏其法凜然如氷雪而懷其德溫然如挾纊也往留都有羣不逞之徒雖罪人斯獲而餘黨尚在公一以

寧靜鎭之是時公若綏收一時之效未嘗盡出其
才也而所部卒以無事蓋不用其才所以爲大才
也然則比肩先達方駕馬李皆其能事而公且無
難廣矣或者疑秦越人之已疾也必先腹心後手
足粵固要害手足也而捐公以予粵則何居不知
縣官以右秩畀人而大用之也必使之積功以待
蓋前所稱數公率位極人臣聲流天下者皆其勞
烈風猷顯白交廣以爲之地也昔漢宣帝察蕭望
之明經持重材任輔相而必試之馮翊安知　上

之意不竟出於此乎余爲粤賀得張公又爲公賀得粤矣

贈關侯晉嘉與郴丞去全椒序

爲令者上有監司守相之臨而下有士民之難或士以爲賢而稽諸民心莫與也此足以勸士矣而未能附衆也或民以爲賢而攷諸士論莫與也此足以厚下矣而未能作人也至士若民交口賢之而監司守相者又往往與之相左蓋悶悶之政可以信於下而未必可以獲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

上而未必可以得民爲吏於今者不亦難乎南海關侯來令全椒爲人恂恂儒雅不類法吏導民於相收養必以本業以教化磨揉其民必先孝子貞婦邑有賢祠歲必嚴祀之以爲常黌序橋梁有所圮廢輒捐俸稾以葺不輕以煩民也一切倚敲朴以爲威事餉擿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有不得之伏漏失之科一時政平訟理流聞圻輔問上之馳檄而獎與飛章而薦者屢矣孰不謂清華禁近之地旦夕可冀且峻陟而大用無疑矣而

僅得丞嘉興以去於是士若民咸不能平又戀戀不能釋也而屬學師某某請余言爲贈大侯之當峻陟而大用者其理也未即峻陟而大用者其遇也何者秉禮以事貴好諛者必將嗛之明憲以禦彊猾法者必將沮之即有知侯者以街談巷議之微常不能勝貪人妒婦之口然而侯之心則無愧矣袀職之與干時守官之與媚上亦既擇之審矣況乎弔詭爲名者其效速而情見必敗悃愊無華者其味長而久益見思峻陟而大用恐避之不得

而乃以一時程效也不亦固乎矦行矣郡丞並官也品秩章服中大夫也蒙成於郡收則歲月暇而養日裕俯臨乎州邑則體貌崇而道日行自是功敍熙亮官方備修益以自克而無作雖喜怒直之人惡得而終掩抑之矦尚自信昔之所守而竟獲上之峻陟大用以伸余說爲世之倜儻者倡哉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蓋君子之才其成於天若人者常相半云譬之純鈎明鏡擊之不入燭之不見者未入型也迨夫加

之砥厲紛以玄錫則斷犀兕察毫毛無不可者孔明有言才須學也豈不信然哉嶺表關公以名進士來令全椒先後歷數載所閲監司部使者無不占上考治行亦可覩矣而晉承瀏之薦與以去知公者謂非所以優賢儁而勵官方也相與嘆息之余竊以爲不然古雖賢聖亦必歷試而人乃信之久者漸摩諳練嘗於艱難者備而歷乎歲月者深斯識洞而材無不達全椒俗儉而土瘠固昔人所稱貧僻地也以公之恬靜卧而撫之庶幾老氏所

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而樂其俗者至檇李
非滁比矣以土風則南北異以習尚則儉靡異以
物情則淳薄異公自此之彼所爲開廣其心胸堅
定其志意者將於是在豈當事者謂昔之事簡務
稀不足以盡公之緼必更之繁劇要鉅之地使自
見其盤錯之用歟抑以練達其材而大就之也夫
習俗異宜不可易者理淳瀉殊尚不可間者心公
之條悉職事而蕩滌壅滯使民謳吟蹈舞而不忘
業已效於前事矣自是與其守長同心合德勞之

獨任而事出於交修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叶贊所治彌廣所及彌衆　天子亦彌信公之大有所爲而還之禁近有日矣然則劍割鏡朗公固自有而謂是行爲砥錫也豈不宜哉縣人某某屬余言贈公且謂吾曹意公不能無稍閒而公未嘗以屑意也噫余且不待砥錫而决公爲大受材矣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昔司馬子微之論治也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

私焉則天下治其說本之道家昔曹平陽爲漢宗
臣其始治齊實用黃老術卒以安集齊而成相業
其事甚偉及夷考其行他無所槩見惟無擾獄市
而已惟覆匿人之細過細文深進長厚而已賓客
之欲事事者令不得開說以爲常而巳以彼挾智
任數出百方以求理者曾不敢望其一二嘗深惟
其故民非治之難能不治之難也古云亨小魚而擾
之則魚爛爲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去健羨詘聰
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覩於余公矣公

爲姑孰淳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眞可滌勢利之膓而澄煙霞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色役心志莫可定公頫閉閤雅歌若無所措置於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安無忮情於承迎者久之而供者無所匱於財役者無所疲於道病者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於無事而靡知其自蓋公無皦皦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損智故而害馬去斥文采而盗竽息其斯而已矣余聞軒歧之攝生也勿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

虛以待之不爲物先故內機澄外滑銷是用罔之術也公治憔悴之民獨持太上之柄運斤於匠石之意指而解牛於庖丁之神理不假聲色而折輔之民晏如此古之所謂善因者非耶史稱河上丈人學黃帝老子四傳而得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余不知公學所從授而方之平陽所施用如出一轍故余斷斷以公爲知道者不虛耳當塗令朱汝鰲氏余門人也以公奏最之日偕寮友魏君士前王君桂往賀公而屬余以言余觀公

所得蓋古執樞秉要而佐其主以南面臨民之道也一姑執之理胡足以盡公三君幸語公舍人趣治裝 天子行召公相交

贈歐陽獻之序

歐陽獻之余友鄒君爾瞻弟子也客歲來遊辟雍爾瞻以書介於余言生是行也於山見鍾陵於水見長江矣於人不可不見吾子嗟夫爾瞻固人之鍾陵長江也其何有於余屬余有幽憂之疾不能與獻之時相見甚念負爾瞻之委也久之獻之輸

貲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爲贈夫豫章之人多矣獻之獨師爾贍金陵之人抑又多矣而獻之又以余爲師余自度無所取不知獻之所求於爾贍者何在也世之知爾贍者以其氣節文章云爾然慕其氣節文章而忘其所以雖得其近似而戾於道者往往有之未見戾於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於心無所苟於物無所蔽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無蔽然後能撤氛翳而窮性命之秘蓋虛其中以遊世而文章氣節從焉倘不能無苟

與蔽也囂囂凌串狎之習與便辟燕遊之侶得乘其前文章氣節之志吾知其不能終已況其進於是者乎此余與兩瞻所不欲聞也夫學者三復遺編見瑰瑋卓犖之士未嘗不臨文慨慕不一快覩之爲恨顧當吾世而失之可不可也獻之之京師踐清華居近密不患無貌言以相臾故余輒及此試以質之兩瞻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國家罷前代詩賦獨羣多士以經術造之好古者

嘗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爲不然詩賦浮華薄技稍有才者可以猝辦至於經術非緼藉之深不能入夫惟緼藉之深也高明者浸漬日久既可化輕俊爲敦厚沈潛者磨厲已至亦能矯頽墮爲奮迅所以均節人才之有餘不足令得其平而用之也國初名公巨卿勳業爛然率繇此出豈詞華末枝之所能及哉近世士習巧僞經術之中復出歧逕以濠上竺乾語采掇而離合之以相矜嚴此與詩賦靡曼之習亦奚以異主司者或爲其所銜

而窮經之士始詘矣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庭訓卓然以經學名其家即漢儒之專門講授不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事父母友兄弟於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其名所稱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藉令有司能得君而薦於朝詎不為世道賴哉顧學使者時時推轂君而都試輒為有司所遺君顧不以屑意其修於經與行自如也頃歲乃終不能不為有司所知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　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

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騄駬置之室中不能擬鳳也負軛而趨則一日千里于將在鑑拂鉦不錚試物不知異日者斷蛟螭截犀兕登異物任裁用與不用也吾鄉乙公瑄張公祺丁公鏞沈公庠王公鑾諸人始皆以明經進迫揚于王廷遭時遇主科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泯焉吾不信也同社諸君子喜主司之能得君而君之進而有爲於是始也屬余言以賀遂書而投於君之左驂

王封翁八十壽序

遷書錯綜千古以醫著者財兩人扁鵲所從授禁方甚怪而不能令終倉公意術動人主詔問所爲治病驗者幾人意縷縷自言其於齊王陽虛侯濟北菑川王尤習兩人國工也而無子意賴其女緹縈僅以全豈史公所謂美好不祥而匿迹自隱亦有未盡然者耶會稽王封翁故儒也而隱於醫嘗冬雪歲饑閉門僵卧識者以袁安高之祠部廉其術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

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晉益王良醫王貴倨甚然
博雅重儒術於公不冠不見也久之翁意倦游歎
曰吾何以曳裾王門爲哉遂解所職歸而翁諸子
長業任讀矣乃撫之而喜曰吾非不能濟人之顛
連夭遏也譬之涓涓之流及者幾何與其日活一
人焉俾一家悅之孰若於林林者噓枯回生俾鬱
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憊者充然以完之愈也
爲課子學業夜分不輟於是諸子皆有立而仲成
進士爲吏有循良聲自是爲國宣力起生民於凋

瘵而竟翁志者殆未艾云夫扁鵲倉公世以爲神
翁知病良惡論藥用所宜既不屑如倉公自言術
高下未决也獨兩人所至以伎見疑翁超然如鴻
飛冥冥不可繒繳則其處之者蓋有道矣翁所尋
益王於濟北菑川等耳濟北菑川未聞視倉公以
殊禮而益王者顧獨以國士遇翁倉公不能脫屣
於尋常交接之中而翁乃能見幾於殷勤設醴之
日此其賢於昔人豈不遠哉倉公以一女保其身
翁得三子繼其志心神恬愉滕理宣暢行年八十

而康強不衰有以也夫先是翁誕辰余嘗以言賀矣至是兩易詞無愧色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翁其强精神加匕箸以長視其子之爲民福也

壽鄭君夢園六十序

余讀太史公書至魯猗氏宛孔氏宣曲任氏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彼三數人者其心計智數筋力勞畫非卓犖丈夫子哉籍令在勢處顯以其精於廢著者胥之事功與授之握算不知縱橫者不遼

絕甚乎而第隱其才於生產作業所施用不得與計研范少伯之流齊芳而並譽則其遇然哉夢圃鄭君世居新安之巖鎮事親以孝聞事兄若拊其兄之子也以友愛聞少讀書遊成均奕奕負儁聲矣已母夫人以父兄故業勉勵之念金陵淮揚徃來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四十年無何擁高貲不啻倍蓰什百於前矣君歎曰吾之不獲志於儒命也然積而能散以無忝於先人則命如我何故家比素封侈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

周貧振乏間閭里戚黨無弗霑潤者客歲新安與金陵皆旱且潦問之饑者曰微鄭君無以食也問之寒者曰微鄭君無以衣也問之病者曰微鄭君無以有起色也於是學士輩咸曰吾白首鉛槧曾不得少效之民而君饒爲之儒何爲哉儒何爲哉君遜不自居曰此毋夫人志也余益爲之太息云至是歲二月六日君覽揆之辰則行年六十矣子太學之槃謁余言爲壽竊謂范少伯功成身退三致千金散之貧交疏昆弟古今以爲美談君之

所施與巳遠過之其功業不逮則所乘之時勢使然非才不足也夫吳會上遊江左揚其芬天都邃蠲新安控其勝卽好遊者不能兩有之君少挹豐溪之秀長攬白門之奇今雖老矣倘回盼梓里則白嶽黃山滌其牙頰遊日帝鄉則石城鍾阜任其杖履不知太史所書諸人有此樂事否況君子賢而有文名聲籍甚必能竟君之志於異日此又魯婉之所不兼宣曲之所未睹也傳稱計倪范蠡皆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

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足爲之地惟益勉之余不獨以難老爲君祝也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節之旌也有衆人之論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書詩包列國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節著者僅共姜紀伯姬兩人君子之與善雖至而亦可謂甚嚴已兩人者不二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皎自完善以報所天於地下謂其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必挺立於艱危困阨之秋能振其遺孤使門祚起而宗祊

延是又才足以輔志而兩人所弗逮矣以余觀董夫人有異焉蓋婦之殉節多齒之既壯與戀戀於夫家之有而不去夫人之稱未亡人甫二十有二孤甫六齡耳矧睨而奪之者日萬方於前譬之孤根生嵌巖嶔嵜之中欲透復縮而嚙以霜雪殘以斧斤者相尋也乃能亭亭獨出自全其干霄之勢可謂難矣當是時牟利者羣闚覦其旁夫人自計死與生孰重巳再計貲與嗣孰重盡捐橐中裝予之手繩纑爲活冀孤可全蒸嘗可續孤燈敗帷圵

必而不悔者數千年此其才與志爲何如者冬之
銓部君生夫人則旣老矣念其孤復取而襁褓之
卒斧藻其才而以亢宗聞天下使兩世之敎成於
一人又可謂難也以故奇節之所震㸌醇行之所
漸漬信於家族動乎里閭鄉評歸之會無異議是
歲　天子上　慈宮徽號舉海內義夫節婦旌異
之郡國以狀來上者甚衆銓部君欲以請夫人遽
止之曰是婦道當爾敢有他覬且名吾之節而暴
人之短吾必不爲銓部君進之不得命而退弗寧

於心念二三鄉大夫固齊魯質行而講於仲尼之術者也就而謀其宜否僉曰慈與節夫人之孅也孅而弗居夫人之厚也若旌爲王制非予之私謁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何謀之與有於是銓部君特以疏聞　主上俞其言下所司覈實旌之夫人修於閨闈之閒而名徹於　九閽處於海陬之遠而節表於四國匪獨婺節可稱而存孤之義得君之褒蓋方駕古人而不啻過之矣鄉大夫以爲桑梓之勝事不可無述而屬余以言竊謂惟夫人

矢志立孤含眞蹈義以有銓部君父子惟銓部君父子率誨績學名成身立揚於王庭以知有夫人明主敦節閔孝褒及遐阻以有茲恩命余忝史職不列其事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夫人之志而沒君父子之孝也故不辭而序之以附於詩與春秋之義庶幾與日傳節義者有所藉手焉

壽戈夫人九十序

士有甘藜藿如五鼎處圭竇如夏屋充然恬然而人世之浮華不足動其一盼者此非獨所守之介

亦其道足以自勝故也然持此以事親果能以必合乎哉有种放之母然後可以遂巖壑之高有尹焞之母然後可以薄口體之奉楸已之所見令父母與之同而無間是君子所難冀而事之不可必得者也子知所以自重父母知重其子之所重兩得而俱安於余友雲川君之母夫人見之雲川君羈丱以學行聞在諸生間孰不以進取可旦夕冀久之不售輒眷然上書以病自免上下欲挽留之莫能得也夫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遯懷巖廓之

實躧與篠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苐庭闈之意餘不在是吾自決其志悍然顓行而不顧亦豈君子之樂哉而余聞母夫人不以爲迮也以彼驟驊騮之飈馳不異乎蘧廬之托宿都邑之輻輳不異乎谿谷之幽棲東西之陌南北之阡有盧車騎從僮奴喧赫而過市歌鐘笙竽遞奏繁會聚賓客而迷昏旭夫人聞之若無覩也蓋种母以子聚徒講業名動朝廷爲深恥而尹母亦曰不知子者以祿養知子者以志養也夫人之所見詎出二母下哉然

則君之引退實母所深欲非獨不爲迕而已雲川君少聞學於耿羅兩先生與和靖之授受業無以異頃與方外者遊玄宗釋部冥契於心又若無愧於明逸然者子之所願順乎親之心母之所安發其子之志是可謂人倫之具美而古今所再覯者矣是歲八月某日夫人設帨之辰而行年九十矣夫人受氣既異又世俗所欣豔無少嬰於懷其久立而長存無足異者而余言何能爲有無顧余衲於世亦有類於雲川君者或夫人之所不鄙也

其逌然而舉一觴也夫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共姜曹娥皆天壤英亂靡繫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佑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毋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著無内顧憂孺人爲之决策也居恒

歎曰富不自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孺人雖餓而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遊辟雍各以材受職久之則遜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壺材而兩君綜理勤悉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謀創爲宗祠妥先靈合羣族巳而以災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櫘者斂之搆亭甓塗諸便人者靡嗇不舉項陽矦稽天孺人曰人

昔藝饑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嗇不能聚聚矣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昔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畜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蹶衆口所頌必昌項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采康悅謙御饔飧躋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曷有不股也哉昔鄧訓耀名於河渚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

已活人奮身將相余不及從長公遊聞與夢圃君
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君子英朗積文奕世益茂
揚華售瑜豈無時耶兹請銓敘因出所論著於篇
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壽金母六十序

易與詩之言婦德也曰無攸遂在中饋曰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豈不以坤道無成其斂縮儉退義
固然耳顧古今才節表著載於史策者不可勝數
此何以稱焉余嘗以臣道觀之周公孔明當武王

先主旣逝之後藉令一意退藏以負付托之靈將
內愧之謂何而欲引含章以自飾其誰信之海陽
金母邑西瑲溪里人年十九歸潤吾君新安故習
賈潤吾君少卽逐什一往來松浀間終年無寧居
種種家政一切母綜之年三十而寡拊孤持門戶
衆且謂非婦人之能母仁足以柔强禦智足以解
棼難禮足以修睦婣莊足以行慈愛卒之敎行於
子姪而義聞於諸姑婺之寒松老檜出崎嶇嵌巖
之中飽霜雪歷寒暑以成其干霄凌雲之勢可不

謂賢哉大氏處變非難識所處爲難母辛苦備嘗
撑拄凌厲閱百罹以自全者其識勝也方潤吾產
未饒母悉脫簪珥從遡爲業轉徙積居佐成其晝
子三人才人人殊宜賈者賈宜儒者儒因人成就
之雖訓誨諄悉第以溫言諭誠不輕譙訶也王父
母物故母寡居襄大事多覝者多謂其難僶戚易
咸備觀禮者嘖嘖歎服母之賢名益噪於里閈中
以此今歲母春秋六十陽月既望其設帨辰也子
太學生守道與余交因謁言以先酌者余無以復

竊謂古湛母截髮剉薦厚賓客成子名是意在勳業孟母三徙其居斷織示警是意在聖賢惟太學擇之異日者凌跨時曹拓光先業母之代終者庶幾有成而壽與名永又不在歲月閒矣守道曰唯唯遂錄其說歸而爲母壽

張梅友翁壽讌詩序

新安張翁少擅文名長逃酒德不貪爲寶均咳吐於珠玉無事爲貴等軒冕於土苴顧獨專一壑以自娛與梅花而投分豈非以西湖逸種摛八卦之

祥風東閣靈葩沃三危之泫露貞操懸諸日月孤芳遠於埃壒非凡卉伍哉翁居恒登坱圠踐莓苔寒山四絶樹影橫斜古木千年黎雲冥漠固已得林間之奇趣當人生之稀壽白下諸子聞而高之蓋金昆玉友咸禀太丘之教異地通家并是龍門之客松年喜茂梅讌非遙請諸文會之遊共賦富年之事輒爲敘引綴在篇章

易纂言序

易者象也昔聖人賾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

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擬
而寓之於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
不闡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而詞
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
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
嗣爲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
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
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咎者之妄人也

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淸氏洞契於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於我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卽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幼淸嘗曰吾於易書用功久而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

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學易者刋刳心於是如舍筌而求魚不可得也余藏是本數十年考功陳蘇張三君以通經學古爲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讎至再其於是役勤矣因并著之

山原羅氏族譜序

吉安稱文獻邦自昔爲江右重明興以來諸羅氏偉人項背相望如學士公復仁司空公汝敬都御史公通文毅公倫文莊公欽順文恭公洪先先後

以德學勲業節義文章彪炳於時又並爲吉安重
然各自爲宗所繇來遠矣其在山原則從宋景祐
逮今二十餘世絲聯繩貫代次可攷若今給諫君
大紘所譜是也按羅之先以國氏者二一有熊氏
一妘氏有熊氏分封宜城春秋没於楚散居蜀漢
唐徙豫章廬陵號甲姓而山原之羅則徙自宜城
有諱拯者以進士任吉州司理叅軍占籍於官爲
吉之始祖故與諸改徙貿置者特異四傳至武岡
公棐恭由完塘移楓山復移山原是又爲山原之

始祖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
已中間徙而之分宜之永豐之二廣之楚世遼地
隔又莫能盡名而山原一派譜系具存曰吾知爲
山原之羅而已是譜也一修於元再修於天順壽
州公丕訓三修於嘉靖初三潭公某而未竟後念
菴羅公爲之序以詔其後人邇去之又七八十年
族指日繁而家乘益漫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纘
使三百餘禩如指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輩卒葬
班班具焉上率下綴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

失其宗諸假托傳會如流俗者悉擯不為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曩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改給諫相與為道義交驩甚君尋以直忤　旨還田間其才緼未少吐其用退而纂修是譜余得而讀之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萃渙合離以仁義為天下先余以觀羅氏之有政非獨曰有譜而已山原羅氏最章章盛者宋進士四人鄉舉若干人漕舉若干人明進士四人

鄉舉十有一人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者非一而宋之朝奉武岡我明之少保都憲二公皆天所豫擬以待一世之用功名奕奕在人耳目間嘗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頃之給諫君炳用於朝追蹤祖烈乃家戶中事耳昔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奕世不替皆足以儀天下矯異代非徒以名位故也羅氏在吳時嘗顯矣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有不在彼而在此者後之子孫接武而起烝烝然以亢宗自勵其

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秋海拔沙序

昔稱齊澥知今高仲舒知古即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躋上代壚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謠俗朝雒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搴其芳藻者哉計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為名士亦玄亦史學不局於方體既博既精識欲遍乎流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錯其下抵諸作業

巳嗣七子而騁轡為八閩之先鞭矣乃其稗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取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為序余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覩明月品藻分於朱紫囊括埒於羽陵誠洞心駴目之觀非僅僅會稡叢殘為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殫力錯綜隨方滲漉即皇覽要略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不捃摭可以折羣言之衷望果然之腹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乃遇見瞥

觀無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目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罔羅不遺徵感應之不虛激中人之爲善不藉弼刑默裨王教三也此非淩高鑠齊涵今茹古挾寶雞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鑒何以辦此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井可以及泉披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開篋筍以擬心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戇益者之數竊附同心之言輙序簡編寄其仰止云爾

刻子由古史序

太史遷爲史記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而囊括於百三十篇之書可謂盛矣獨其言非出一手爲後人所殽亂者往往有之晉散騎常侍譙周作古史考二十五篇以正其失而未備也宋蘇子由氏復加補正大氏據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國策諸書非臆決也官諭鑑湖孫公攝南雍事文敎大興知雍有古史舊本殘缺日甚乃取而梓之以示多士而見屬爲序余謂史之難言久矣馬記班書今

昔罕儷然班椽業訾遷而范曄復詆固目睫之譏不能自解免也子由是編自謂無遺力矣而發明聖人之無爲尤非羣史所可及子固有言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三代之作非獨載其行事蓋幷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雜家與聖學並鶩如遷者亦雋偉拔出之才矣而不勝其務博好奇之意雖其貫穿馳騁極於閎闊而不合於道者固已多矣子由於此書𤔡所明汰闢者益之謬者釐之采摭於散亡殘脫之遺根

盤節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畧綦著其樞
要而見之於後可以爲難矣往者余靖之列說𥮅
思之異辭亦有意是正至劉知幾師心妄駁肆筆
橫詆乃工於繩人而拙於用已識者嘗深非之如
子由所緒正援據精審足以扶微學存古義此史
公之功人非其苟爲異而已譙周之史錄存書亡
不少槩見此編之泯泯且垂百年鑑湖公於輿編
遺事靡不畢講而古史始盛行於時余以謂於此
有三益焉念文士多而史材少欲以鐫磨後進爲

良史之儲一益也考見得失郎閎深奥衍如史公不曲從而苟止二益也據經訂史令英儒秀人一歸雅正而稗官雜說不汨於其中三益也多士方顒顒嚮風詎必無感厲而興起者乎輒不揆爲之叙論以俟之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今天下最重而提衡宇内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之陪貳其表率百官統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農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裏其爲中外所歸而先

後屬之一人則其望爲尤重而余獨得之鄭公焉
公以司農請急歸不二歲　天子召爲南冢卿逮
本兵缺復以公兼攝之歲癸丑公滿三歲績茂洽
行而以最聞　上公屬之在兵曹者李君璨等偉
其事委不佞某揚扢之以贈其行余觀前蒞留都
者自名吏隱規撫矩削以相瓦合至今而陵夷甚
矣公性嚴重雅不假人以色詞以故始下車即威
望風采豫有以讋貪婪慢侮者之膽而奪之氣顧
徐而察之實開朗坦洞不設城府奬進賢士如恐

不及蓋畏之者如夏日之霜而親之者如沍冬之日不必爲皦皦以干上煦煦以媚下而　宸扆傾聽百寮動色無吐不納如響斯應者三年於茲矣公居恒務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乃提躬若此收效若彼者其道何繇傳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與廉臣事之鵠也而公饒爲之故修羔羊五紽之節於千里之外而感動乎　九重之上以故冢宰司徒司馬在漢爲三公遞爲之而兼之不以爲泰起田間而居鼎鉉不以爲驟則以公之素先之也　圭

上方虛銓憲之席以待公秉權握機而霖雨天下在旦夕間耳公故楚材楚有太和衡嶽之峻漢江洞庭之雄天下言形勝者首稱之孕於物則爲楩柟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必爲貞廉耆碩以襄盛治究之非佐一人綜羣吏無以竟公之用余殆以留都之人心物望卜之也昔倪公舜咨王公宗貫劉公司直率繇南吏兵入爲冢卿劉且繇冢卿而大拜三鉅公勳名與日月俱懸當是時　上之所虛心而求與下之所跂足而俟固不在薊門而在

澄敘南銓保釐豐鎬之日耳公則何以異是況公
悼仕路之末淸嘆武功之不競憂天憲之旁寄閔
民生之多囏其扼腕而思非一日矣夫無其具而
欲爲者非也非其時而欲進者非也有其時有其
具而懐寶與棄時者抑又非也惟公勉之而已於
是二三子不謂余言爲謬輙命筆史載之以爲行
李先

晏氏家譜序

晏氏之族自齊晏平仲至今殆二千餘歲子孫著

錄者不下數千百人先世嘗有譜牒以載之萬曆
庚戌給諫公文輝大加脩葺以前所未具者増焉
書成凡若干卷余讀晏氏譜而歎曰語有之族大
者長德厚者昌豈不信哉夫晏氏故巨族也豐基
永傳茂嗣繁祚即一姓而租繇賦需往往偏於郡
邑自前代至今兵燹洊經水旱時至民之繇賦科
逋逋缺者有之丁口井爨轉徙淪滅者有之晏氏
於其間非獨如魯靈光之獨存而已而日以加盛
如此今觀於譜晏以神農氏之裔家於臨淄自平

仲顯名後分布列國至景星復歸臨淄故以景星爲大宗至墉徙豫章故以墉爲小宗自臨淄外上高二臨川四南昌五新喻二會城廬陵靖安各一繩繩振振臚列不遺其於名字爵謚年壽卒葬無不詳焉而於南昌之超溪尤詳詳所出也夫延盛在積翊繁必仁是故旺族雄閥名宗舊家尚爲無積而垂之則累葉風素一朝而殞者豈少也甚要譜之錚錚者自平仲以來有元獻公姝尚書公敦復學士公陶名德相望莫可縷數至近世則御史

仕翹給諫文輝爲最著嘗攷元獻駁張耆之封景初斥汪伯彥秦檜之姦復之論賈似道之誤國盡忠補過平仲之遺風歷數十世而如存此余之所謂積也迨今駿發於臺瑣兩公如江漢之流引之而益長倣之而彌大豈不宜哉余故曰德厚者昌此也譜之族指最繁覩世系可考焉余輒叙作譜之意而推其所繇盛以歸之若給諫所論列關國計之大者具留垣疏草不具論